

# 在瓜洲赏鸟

□镇江 刘干

位于江河交汇处的古渡小镇江苏扬州市瓜洲镇,说它是一座鸟城,大体上是不会错的。因为古镇被长江、运河包裹着,植被茂盛,生活着100多种鸟类。仅以鸟的数量论,远远超过6万古镇居民的人数,并形成独特的鸟文化。

观鸟要去有水的地方,听鸟要去有树林的地方,这两个要素瓜洲都具备。在瓜洲赏鸟,既可以观,也可以听,还可以回味。

瓜洲闸园林区的池塘通江,是观察野鸭和黑水鸡生活日常的绝佳场所。初冬的早上,你能看到雌鸭单脚立在池边圆木上,把头埋进翅膀中小憩,雄鸭则在一旁默默地守候。圆木的另一头,几只苍鹭正迎着暖日,昂首挺立,东张西望,在探寻春的气息。池塘中间,顽皮的黑水鸡们一会从水面腾空而起,一会又俯冲入水,激起一阵阵水花。

如果要去看小天鹅,可以去镇前的夹江。在那里生活的几对小白天鹅,已经习惯了每天络绎不绝的游客。它们经常会到岸上的草地漫步;也经常浮在江边,伸出长长的脖子钻入水中觅食;还时常在水面来回游弋,一副悠闲自得、超然物外的神态。它们大部分时间都形影

不离,有秀不完的恩爱。

瓜洲古渡口是观赏渔鸥、翠鸟、黄雀等小型鸟类聚集地。渔鸥们每日在河面上来回巡视。有时,上百只渔鸥一起盘旋,又忽而纷纷降落在河面上鸣叫,仿佛是盛大的聚会。它们有时与乌鸦在空中追逐,为领地相斗;有时又三三两两在河边草地上安立,与喜鹊、獾鸡、乌鸦等和平相处,猜不透它们的心思。

乌云压城时,燕子、鸽子会从郊外飞到镇中连接长江与运河的玉带河上。它们轻盈敏捷、灵动欢快的身姿,让人的心情也跟着愉悦起来。苍鹭和翠鸟是古镇最常见的鸟,也是非常低调的鸟儿,它们常常独自在水边漫步、觅食、寻欢,从不打扰别的鸟儿。

生活在水上的鸟类,似乎更善于飞翔,且不吝于展示优美的身姿。而林中之鸟往往不喜欢抛头露面,但却拥有美妙的歌喉,乐于啼啼唱唱,吸引人们在树下驻足。

听鸟最好是去运河畔或江畔的护堤林,倘伴在树木的海洋中,一边深呼吸,一边聆听鸟的歌唱。一会儿传来山雀婉转悠扬的歌声,一会儿传来冬鹳清脆悦耳的啼

鸣,一会儿传来夜莺动听醉人的吟唱,一会儿传来苍头燕轻快明亮的呼叫。还有椋雀、画眉、白鹭、知更鸟、白头翁、灰头鸭、黄苇鹈、黑水鸡等,它们的歌声各有特点,或独自高歌,或互相唱和。那美妙的歌声随风而起,又随风而去,穿透密林,又余音袅袅。

过去由于人为捕鸟、毒鸟,见不到这么多鸟类。如今人们环保意识增强了,人鸟共生,鸟又多起来。如果你有心赏鸟,住在瓜洲家中的阳台就是最好的观景台。不用说那些居住在山里海上的稀罕鸟类偶尔会光顾你的院子,就单单这些生活在古镇的麻雀、鸽子、乌鸦、喜鹊、斑鸠等就能带给你许多惊喜和乐趣。它们会频繁地拜访你的院落,悠闲地停留在屋檐下,甚至潜入你的窗台、晾衣架上。无数个清晨,是鸟儿欢快的歌声把你叫醒。你会很快熟悉它们的声音,以至于躺在床上就能辨听出是哪位鸟在啼叫。有时会不由地模仿它们的叫声,与鸟儿唱和。

从瓜洲归来,意犹未尽,多次在梦中闻听鸟鸣清亮、桨声依旧。白居易、王安石笔下的瓜洲,那一片蔚蓝,早已深深地嵌在我的心中。

# 初冬暖阳

□湖北武汉 马庆民

在一场紧张的收割之后,一切都褪去了颜色,一望无垠的土地苍黄地裸露着。枯黄的叶子还在随风起舞,不肯落入尘埃,似乎在呼唤着秋天的回眸,但萧瑟的风已宣告着初冬的入侵。

初冬的美丽,是从早晨开始的,一层薄薄的雾在空中轻盈地飘荡着,宛如一位高贵、矜持的公主,舞动着她神秘的面纱。当并不太耀眼的阳光照射到田野上的时候,雾气便像幕布一样徐徐拉开了,大地渐渐显现在初冬暖阳的怀抱里。初冬的太阳,似乎特别圆、特别润,带着几分平和与温情,朗朗地照着,不仅身上暖暖的,心里也是通透而明亮的。

周末出游时,开车路过一个村口,在两个草垛间,看见一个孩子手捧一本绘本,在初冬暖阳的沐浴下,看得如痴如醉。恍惚间,想起少年时的我,家门口也有这么大的两个麦秸垛,无数个天气晴朗的冬

日午后,我也是这样靠着麦秸垛,沐浴着暖阳,手捧着一本本借来的书,尽情地吸吮着文字里的甘甜。清晰地记得,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《平凡的世界》《基督山伯爵》等书籍,就是那时候读的,虽然那时读起来似懂非懂,但那些记忆却像这冬日里太阳,温暖而黏帖。

冬日的午后,我喜欢去离家不远的公园里散步。徜徉在公园的石甬路上,美美地享受着太阳带给我的暖意,心满意足。阳光照在脸上润润的,酥酥的,像极了母亲的双手轻抚着脸颊,温暖又踏实。虽然路两旁树上的枯叶已所剩无几,就连曾经生机勃勃的小草,也尽显疲态,无精打采,不过没什么可感伤的,在我看来,它们不过是耍饱饱地睡上一觉,绝对误不了与来年春风的约会。

来来往往的游人,悠闲自在踱着步子,连呼吸都变得舒缓、匀

称,貌似初冬的阳光是有滋味的,需要慢慢品、细细尝。那排长长的凉亭下,坐满了晒日的老人,他们在初冬的暖阳下谈天说地,海阔天空,个个神清气爽;那棵大柳树下,拉着京韵京腔的票友们,迎着初冬的暖阳,越唱越带劲儿,甚至还拿起了戏架子,有板有眼;那片开阔的广场上,正在起劲儿地摇摆的大妈们,翩翩地秀动着自己的舞姿,脸上绽放着盈盈笑窝。

不知不觉,已走的周身暖烘烘的,干脆在一片干净柔软的草地上躺下。湛蓝的天空点缀着朵朵棉絮般的白云,让人更感到天高云淡,心胸开阔。张开双臂,整个人被这氤氲的暖阳所包裹,身心就像浸泡在暖融融的光河里,感到美好,感到幸福。

初冬的暖阳,最懂人心,它深知人们在经历了春耕、夏耘、秋收,大半年的忙碌之后,应该慢下来,静下来,享受生活之美。

# 幸福小报

□山东青岛 李姗姗

结婚7年了,按理说应该进入了七年之痒,但我和老公的感情仍然甜蜜如初。我们有个秘密武器,就是全球独家发行,每月一期的“幸福小报”。

办这份报纸,来源于结婚一周年纪念日的一个想法。虽然两人都忙于工作,老公还是送了一束玫瑰给我,那天晚上,我们在桌子上点起了蜡烛,吃了顿浪漫的烛光晚餐。在摇曳的灯光中,我们回忆起结婚以来的一幕幕。我的体质怕湿怕潮,为了减少我与冷水接触的机会,老公这个上得厅堂的须眉男子就承揽下所有洗碗刷锅的家务。我喜欢穿高跟鞋,每次回家,老公都会在第一时间,跑过去帮我脱鞋,帮我打水洗脚……正是因为这些小事,让我感觉平凡的婚姻生活也变得极其温馨。而老公说,我也让他很感动,上菜市场买菜,首选的,就是他百吃不厌的带鱼。饭后水果,每天我都削好后,递到他的手上。每天我都关注手机上的天气预报,提前准备好衣服、雨伞,怕在外奔波的他万一着了凉、淋了雨……

数一数,我们生活中居然有这么多甜蜜,而要不是今天的回忆,这些如针脚一样细密的小事几乎就要被遗忘在记忆的角落了。我情不自禁地感叹,要是能办一份报纸,把我们的这些小事都记录下来多好啊。老公一拍脑门,对啊,你不是最愿意写作的吗?不如我们办一份家庭报纸,把这些有意义的小事都记录下来吧。

说干就干,那天晚上,我和老公专门开了个家庭会议,讨论办“幸福小报”的细节。我们对这份报纸的定位给了明确的规定,只记录我们家庭生活中有意义的事件,每月出一期,每期四开四版。报纸

# 遇见

□南京 夏天悦

这是再普通不过的一天了,和之前所有的日子一样。唯一的区别,就在于我见到了你。

那天晚上,我正无聊地踢着街上的落叶,往家走去。拐过街角,一声仿佛带着呼唤的“喵——”飘了过来,你静静地卧在灿金的银杏叶中,歪着脑袋,正眯着眼瞧我。

路灯悄悄给你围上了一层光晕,我情不自禁把手抚在你的背上,轻轻地摸着你的毛发。你的猫毛有黑有黄有白,但令人惊叹地融合得很好,每一种毛都那么柔软。我不释手抚摸了很久。回家的路上,我哼着喜欢的小曲,十分适宜。

可能是因为那天撸完毛后我献上了一些面包作为回报,也可能是我将你“伺候”得舒服,我们就此结下了短暂的缘分。我每天回家时都能看到你,或坐或趴,或走或跑。你向我奔来时我是多么惊喜,我抚弄你时,你喉咙中欢喜的“咕噜”伴着我嘴里随心而唱的

的内容由双方来提供,我平时喜欢写写小文章,就负责文字的编辑,老公对电脑比较擅长,就负责报纸的版面设计。办报纸的过程中可以寻求家人帮助,公公练字,就让公公给我们写题头和发刊词,婆婆可以提供一些生活经验,每期报纸的插图由我学美术的妹妹来设计。

对报纸的栏目,我们也做了计划,主要开设的栏目是“幸福时光”,记录我们生活中的幸福小事件,比如:今天两人一起去甜品店吃了一份很好吃的甜食,又或者两人一起去电影院看了一场爱情电影,挑选到了最佳的座位,看到了一些动人的场景。“夫妻心语”记录我们对对方的建议,彼此的感受也可以互相交流。“生活妙招”记录一些养生保健生活经验方面的文章,这个栏目爸爸妈妈公公婆婆也可以投稿,“同心协力”主要刊登亲戚朋友对我们的祝福和帮助。

经过一个星期的精心准备,我们的第一份幸福小报顺利诞生了,看着凝聚我们心血的报纸捧在手里,闻着上面的油墨香味,我和老公都有种说不出的幸福和激动。我还把这份报纸发在了朋友圈里,引来了无数的关注和点赞,这更加坚定了我们办下去的信心。每次办报纸时,我和老公一起回忆生活中的点点滴滴,对对方的感情都进一步加深了。特别是儿子出生后,我们将儿子的成长故事也加入到这份小报中,更是大大增进了一家人的感情。

如今,我们的“幸福小报”已经办了六年了,家里的“幸福小报”也积攒了好几摞。我和老公约定,这些小报我们要好好珍藏下去,这一路上收藏的点点滴滴,在我们慢慢变老时,坐在摇椅上背靠着背,慢慢读,慢慢聊。

# 秋声尽

□南京 吉卫明

夜显得特空灵,只有一两颗星别在天幕。虫声四起那种热闹、疯狂,恍惚还是昨日的事,倏忽间就去了。偶尔蟋蟀有气无力地哼几声,满含着悲伤与无可奈何。也有其它的虫声跑出来,鲁莽地喊两下,流星那般一晃而过。而一种很小的像蟋蟀的飞虫,披着天洒下的凉意,尖声尖气地不知疲倦地急促鸣叫,但也是孤鸣残声罢了。

这是秋的尾巴。虫儿似乎明白其中道理,于是揪住不放,要闹腾点声响来,以示鲜活。阳历十月至阴历十月,夜的气候,时常是凉意袭来,在似冷非冷之间。但凡有些残余声响,也大抵这般意韵。好在天也懂得施舍一点怜悯,不忍将世间所有的夜声一股脑都收了个干

净,因此这残声便愈发显得弥足珍贵。

夜幕大片大片地空着,静谧、神秘。那空地,倒像是专为这些可怜的残存的虫声备着的,要由它们来此发飙!只有几颗星勉强洒出光来与虫声应和,这般意境,多少有些切合禅意,为“禅”这个很微妙的词作着辩解。冥冥之中的残声,散布在广大而幽深的夜幕,将那原本是将息的死气,调理得愈发静得出奇,本可以拿来称道的,同时,又显得活泛与生动。可是“禅”又是什么?其实赏得、听得,说不得。常人言禅需悟,所谓“悟禅”便是。但在我看来,悟禅的那种努力,主观痕迹太重,多半能见到故作。这样的夜幕下,虫声与星光交

织,在夜幕中摩挲,或者更是对夜幕的敲打,以至于让人甚至听到天的回应。

此处却不是悟来的禅,而是自然的实境,“蝉噪林愈静,鸟鸣山更幽。”意趣倒有些相近。欣赏者轻松得来,实属讨了便宜。

有些微风吹动树叶,虫鸣挟着微寒星光,诉说着季节的萧瑟。那个急促的声音、一晃而过的声音、悲伤的声音,它们各自从微小处剖开夜幕的包围,向外溢出、蔓延。又像在夜幕上划痕,随夜的生长而生长——我来过。这是一首顺口溜,一首打油诗,一首格律诗,一首古风……哦,我在夜的怀抱,我在畅想,在说自己的故事,别人插不上嘴。

# 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644 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